



福建师范学院
图书馆藏
印

甘
薪



福建师范学院
图书馆藏
印

甘
薪

原书缺页

好網球，喜歡研究戲劇，愛好美藝更是她的天性。

在她的一班裏，也有兩三位女生，長的比她標緻一些，但是沒一個人及得到她的甜蜜。無論是做書虫，或是在跳舞，她總出人頭地一等。在三百多名同學當中，雖然有記性或者口齒比她強的，但是總比不上她。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，都是活潑潑地——細長的腕，白嫩的膚澤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并且生得一頭烏髮。

同她住在一宿舍的女同學們，看見她有時穿着襯衣，或者出浴之後，常要奇怪她身裁生得苗條，在背後搗鬼，不說她是神話中的「莎姬」，就叫她是個小精靈，其實她的身體生的真是靈活，比那些粗肩膀，穿着毛織長統厚袜的籃球女隊員，還要矯健。一雙黑漆的眸子，就在疲乏的時候，也是爛爛有光。似乎不懂得世界上有許多叫人失望的事體。

對於女同學們，她雖然很親切，但是她們都避着她一些。因為不論在什麼時候，她好像總是處於一種批評人家的地位。她雖則生成是一個英雄崇拜者，但是

遇見一個問題，却不怕澈底的去研究，總而言之，她是一位好動不好靜的人。

因為她天賦的機靈才具，所以對於一切事物，總喜歡嘗試嘗試。凡是唱歌，彈批霞娜，表演戲劇，寫作文字，或者組織什麼團體，她都曾嘗試過。她每次嘗試以後，總自覺失望，但是並不氣餒——她常想當女傳教士，替戲劇俱樂部畫佈景，或者為校刊兜攬廣告。

她在山頂散步，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。那天晚禱，她在禮拜堂裏奏梵雅令，身上批着一襲杏黃色的長褂，在燈光底下，愈顯出婀娜嫵媚的丰緻。禮拜堂裏人們的眼光，全都注視在她的身上了。

在高級畢業的一年，同學們都忙得不亦樂乎，大家在年刊上，撰述學校生活的紀載。每天女同學在圖書館階沿上坐着，或者在大會堂裏遇見時，總不期然而然的談到畢業後的出路。有幾位畢業後，將結婚的女同學們，偏裝着腔說要投身社會，做番事業；但是因環境所迫，不能不謀生活的女同學們，在談話中

10

暗示已經有了意中人，不久就要出嫁。談到甘莉女士，她是一個孤女；只有一出嫁的胞姊，嫁給聖保羅一位眼科醫士。甘莉父親的遺產，在她這幾年求學的時候陰當中，已經快花完了，她並沒有愛人。所以她不能不望謀生的一條路上走。

但是用怎樣的方法謀生，她還沒有打算過，大概沒出嫁資格的女同學們，唯一的出路是教書。在教書當中，又分兩種人：一種是借教書裝幌子，只要有出嫁的機會便離開猢猻王生活，從此超脫的；還有一種帶些書卷氣的，踏踏實實拿教書當着本分，儼然以教育家自命。以上兩種人全不對甘莉的口味。她認定前一種的人太沒誠意，對於後者却生怕她們不免誤了人家子弟。

在高級的那一年，甘莉曾經打算研究法律，又打算替攝電影的公司寫佈景，或者充當女看護，有時候偶然也想着婚姻問題。

最後社會科學引起她濃厚的興趣。

那教社會學的教師，是學校裏新請的。他已經結過婚，所以再談不上浪漫。

他是從波士頓市來的，曾經在紐約大學區住過，結識一班詩人，社會主義者，猶太人，和一些僮夫；他的脖子很長很白，是個漂亮的人物。他時常領着同學們到明尼市和聖保羅市的監獄，慈善機關，或者職業介紹所去參觀。同學們在參觀的時候，常吃吃的笑個不住。甘莉跟在同學們後邊，看他們對苦人表示一種驚奇的態度，把墮落的人們，似乎看做動物園的猩猩一樣，她心裏老大不高興，引得她義憤填膺，她自己儼然變做一個大慈大悲的解放家。她一面瞧着，一面拿手放在嘴上，用大指和無名指捺緊嘴唇，表示痛苦的樣子，並且簇緊雙眉，似乎不屑和他們在一起。

同班裏有一位男生名叫施那德的，也跟着她走在後面。他講：「這些同學們，我實在不大瞧得起。他們太目空一切了。他們也應該像啞在農村裏工作。看哪，這些工人們也是一般的趾高氣揚。」

「平凡的工人們是我喜歡的」，甘莉高興的說。

「不過你不要忘記，工人們自視，並不以為自己是平凡！」

「對啊！我承認這話是說錯了！」她揚着雙眉，似乎得着許多感觸。那位先生瞅她一眼，把一雙大的肉紅色的拳頭插進灰色佛蘭絨的衣袋裏，又重複用力的把它們伸出來，背在身後，嘴裏喘喘的道：

「我知道，你是懂得人情的。哼，那班繡花枕的同學們——唉，甘莉，你將來定然能做一番事業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啊——啊——你知道——同情心和一切——倘然你是——比如是一位律師的太太，那你一定會同那些主顧同情。我想當律師。我承認有時不禁的和人家同情。不過有些人真板得起來。你對於當律師的那種人正合式。叫他更外——更外——同情一些！」

他輕輕撇着他的唇，一副獵犬神氣的眼睛，似乎在請求她叫他再講下去。她

看他那種神情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她故意嘆道，「啊，你看這一大羣可憐的縣羊。」她說着，直向前跑。

那男生沒精打彩的，只恨沒有生成好的白項脖，沒有同斯文人在過一起。她呢，恨不得坐在一間清靜的屋子裏，做一個不披緇衣的尼僧，她並且想閱讀一些蕭伯納的著作。大大的把社會改良一番。

她研究社會學課外讀物的時候，看了許多村治的書，像關於植樹，表演戲劇，組織女子俱樂部的一類。書中描寫着什麼法國，新英蘭和費城的農村生活。她漫不經意的望下看。

她手裏拿着一本書，蹲在窗戶邊上，叉着腿，兩個膝蓋抬的比她的下巴還高。她一面看書，一面拿手拍着一個緞子坐墊。她的宿舍裏的布置，窗上挂着白麻布簾子，牆上有許多女同學的照片，一幅羅馬古蹟的炭畫，暖水盆，十幾個各色各樣的枕頭。最奇怪的是一個小的跳舞女神的塑像。這是甘莉特別喜歡的恩物。

這本村治的書，在她的眼睛裏，也像其餘一切平凡的事物一般。她忽然的從懶洋洋當中驚醒，把全副精神重新灌注到書裏面去，看書看了沒多一會，大鐘鏗鏘的敲了三下，那是她上歷史班的時候。

她合起書來，微微嘆了一口氣，「我畢業以後，必定要這樣做！有一天一定要到那大草原的鄉村裏去，把它化成一個美麗的所在。要給那班人一些理想。最好是做一位教員——但是決不做那尋常的教員。我絕不偷懶。西北偌大的地方，很要人去開發。我將來一定要在那邊村子裏，設備公共的草地，建築些可愛的村舍，並且鋪一條坦坦蕩蕩的大街！」

甘莉上班之後，這種念頭還盤旋在她的腦海裏，史學教員講些什麼，她只當耳邊風。她在想蓋將落成的一所市政廳，她並且假設村中有某人反對她鋪路的意思，但是她在市政會議裏，用一番侃侃的演詞，居然把主張貫徹了。

甘莉的老家雖然在明尼蘇大，但是對於草原生活，却不大熟悉。她的老父是一位和易脫略的人，學問很淵博，在她的兒童時期，他充任曼加圖的法官，那地方並不是一個草原的村莊，那裏路旁有公園，沿途栽種着榆樹，景色和東部的新英倫一般無二。這市背山面河，是起先殖邊人們的居處。

她的家庭是一個小康的愉快的家庭，她父親的教育方針隨便兒童自己發展，所以甘莉從小就閱讀過巴爾扎克，拉比萊，陶羅，麥克斯繆勒的著作。

甘莉九歲的時候，她的娘死了。十一歲她的父親辭卸了法官的職務。把家搬到明尼市。兩年後也就身故。她和她的姊姊性格不合，姐兒倆雖然住在一起，却生疎得和陌路人差不多。她從小對於那講求效率，不注意書本的人們，不很以爲然；她時常奇怪他們紛紛擾擾忙些什麼。但是自從她立志從事於城市設計的工作以後，自己也不免忙亂的想講求效率了。

在一個月以後，甘莉村治建設的志願漸漸的冷淡了一些，她重複想當一位教員。但是她恐怕自己的身體，吃不來這個苦，她想站在一羣獼猴面前，冒充一位無所不知的大學問家，實在沒這份勇氣。她仍舊抱着造成一個美麗城市的志願。當她看見什麼小城市婦女俱樂部的消息，或者一幅大街斷片的寫真，她便不覺悠然神往，以爲這正是她的工作。

她因校中英文教授的勸告，最後決定在支加哥學習管理圖書館的工作，她對於這新計劃發生了許多幻想。她想如何可以指導兒童看優美的童話，如何幫助年青的學生查閱工程的參考書，如何尊敬年老的讀者，替他們找尋報紙。——她想到圖書館的窗明几淨，對於書籍的研究如何可以增長學問，怎樣參加歡迎詩人或者探險家的宴會，怎樣在大庭廣衆當中宣讀自己的論文！一切的一切，都充滿了絳色的憧憬。

在放學前，教授會照例末次招待畢業班。再過五天便舉行畢業考試。

校長住宅裏滿綴着棕櫚葉。校長的書室裏安放着一個地球儀，壁上掛了幾位名詩家的畫像。同學們組織的銅樂隊與匆匆的奏着「卡門」和「蝴蝶夫人」的樂譜。甘莉聽着音樂，頭裏有些不自在，橫溢着別離的感想。

在男同學當中，她和施那德算最親近一些。她喜歡他比較旁的男同學們有丈夫氣，她和他坐在一個僻靜的所在，面前放着兩杯咖啡和一些點心。在悠揚的音樂聲裏，施那德輕輕的向她說道：

「我真有些捨不得這四年聚首的光陰，現在大家忽然要分散了！這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代。」

她很同意他的話：「真的，再過幾天大家就各自東西，我們好多人當中從此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！」

「甘莉，聽我一句話！我和你每次談到正經，你總是支吾開去。我將來要做

一位律師，或者一位法官，我需要你。我情願保護你——」

他的臂圈在她肩後。在柔曼的樂聲裏，她不禁愀然的道，「你願意照顧我嗎？」她捏着他的手，覺得他的手是很溫軟而堅實。

「怎麼不願意！我將來打算住在洋克敦，我們倆在那裏，定然可以得到快活的日子！」

「可是我盼望一生能够做一些事業。」

「組織一個舒適的家庭，撫養成幾個可愛的孩子們，並且在社會上能結交一班朋友，這正是人生的意義。」

「自然。這些我知道。你或許說得很對。我對兒童也是很喜愛的。也有女子們喜歡理家，但是我想既然受了一番大學的教育，就得替社會做一些事業。」

「這話不錯，但是有了家庭也是一般的做事，甘莉，想想我們可以在春天晚上，一陣坐着汽車去郊游。」

「對呀，」

「還有冬天坐着雪橇，和出去行釣——」

潑……刺……刺！銅樂奏着軍歌，發生一陣刺耳的高調；她止着他道，「够了，你的意思很好，但是我喜歡做一些事業。我自己也不十分認識自己，但是我有我的志願。我將來雖不能以音樂或者文學出名，但是我想對於圖書館的工作，總還可以勝任。得我的幫助，或者可以造成一位美術家！我有這個信念！我們倆要是在一起的話，我除掉替你洗盆子以外，恐怕不能做旁的工作！」

兩分鐘以後——這很不自然的兩分鐘——另有一對怕吵的同學躲了進來，把他們的話頭打住。

自從卒業後，她從沒和施那德會過面。在起先的一個月當中——她每星期總寄給他一封信。

甘莉在芝加哥住了一年。學習圖書館編製書目，工作並不煩重。她有空的時
候，到美術院去走走，研究交響樂，梵雅令，或者到戲院看戲。有一次她幾乎想
做一個舞女。還有一回她去參加藝術家的集會。裏邊自由的喝啤酒，抽烟捲，有
幾多剪髮的女子，並且有猶太籍的俄女，高唱第三國際的歌曲。甘莉在這一羣浪
漫人物當中，覺得嗒然若喪。自己好像有些老熟的神氣。她向來主張自由，但是
看見他們落落大方的態度，竟然覺得落伍了。她從他們那裏所增長的智識，就是
關於佛羅德，羅曼羅蘭，企業主義，工會，女權運動，中國的抒情詩，礦產國有
等等雜亂題材的討論。

書館了。

七

聖保羅圖書館的生活，叫甘莉不覺得不樂，但也不覺得怎樣開心。她起初任

事的時候，十分起勁，竭力巴結看書報的人。但是他們對她並不感覺什麼興趣。她管理雜誌部，並沒有人問她借閱什麼高深參攷書。他們有時向她查一本舊的「皮雜誌」。當她担任借書出去的工作時候，常有一班女子這般問，「你可以告訴我有什麼輕快的愛情小說嗎？我的丈夫要出門一星期，讓我讀些消遣的作品。」

她和同事們感情很好。空的時候閱讀了許多奇僻的書。有時到同學們家裏去跳舞或者晚膳。她在圖書館三年的光陰裏，曾經有過好幾位男子注意她——一位是皮毛廠的會計員，一位教員，一位新聞記者，還有一位鐵路上的職員。但是她對於他們，並不怎樣介意。有一向沒有什麼男朋友和她纏繞，她很覺清靜。某次偶然在朋友馬伯烈家裏，認識了一位耿大夫。

第二章